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 
第六十四回 養正焚修隆一祠 伯宣夢警邯鄲道

道岸登來路不遙，趾離況復又相招。黃梁夢境黃梁夢，一片白雲向碧霄。

卻說童蒙被逐出府，倚仗素日蓄積，以酒消愁，不想與天緣淺，酒病隨生。於是斷了酒去游彳亍于院，不二年間，財帛既盡，色病又來。無顏在京，餬口外省。幸得相識引進，當了一名長隨。賺了許多貲財，打算娶妻度日。誰知與人合氣廝打，誤傷人命，財物消花，遇赦方免。以後饑寒艱險，苦不可言。所喜者，存心忠厚，不肯為惡。五十歲時，遇一異人，說他有些仙骨，傳給密訣。童蒙領受，便當了道士。養息十年，游訪十年，又遇異人，說他收緣在風雷隆一仙宮，遇順而化，所以七十歲上，來到邯鄲縣北呂公祠內焚修。這呂公祠，乃唐開元七年度士呂翁以青瓷枕授盧生作夢之處，因當時作了一場大夢，黃梁飯尚未煮熟，故稱之曰黃梁夢。到大明永樂年間，賜名鳳雷隆一仙宮，往來行人祈夢的不少。童蒙在隆一祠專以利濟為心，內修無二。惟那「遇順而化」四個字，參解不來。

至弘治七年，一日午後，本縣令人來說：「明日東海總制泗國公耿大人進京，路過要在隆一祠祈夢，廟祝須打掃恭候。」養正聽了，恍然大悟。一面令行童各處灑掃，一面自家沐浴，留下頌子四句，端坐而化。行童稟明知縣，知縣親來看過蹤跡，次日遠出郊迎。原來弘治三年季狸病故，朝廷命耿順暫總軍務。

於是耿順奉命鎮守海口，經過那兩儀山、大淵關、絳官關、地戶關各處要隘，又看查海口及小島三彭島險要，並探望朱陵、黃羅、冥光三國來路，方知當年戰陣之功，運籌之力，勛舊甲科各得其人。又想起燕夫人作甲警夢之事，恨不能亦作一夢，以見親娘的面目。所以到弘治七年入朝路過邯鄲，要在呂公祠內祈夢。當日知縣迎至界上，稟明養正事跡，並獻上頌子，其言曰：

山高自有本，流長自有源。

反本與窮源，須從乃母言。

耿順亦不能解。來到祠內，拜過仙象，坐在靜室，自思頌子言詞，大有來歷：「我之祈夢，本為先母而來，看『須從乃母言』一句，莫不真能夢見？此不但呂公有靈，連童道士亦都可異。」是夜齋戒，獨坐在燭下聽那兵卒傳夜，及風聲水韻，一派光景，與海外無異。漏至三下，酣然睡熟。夢至一處，深水長橋，高槐大路。轉過橋見一府門，石狻欲怒，霜戟生寒，坐著兩個人：左邊的紫肥滿鬚，右邊的白胖微須。下階迎接道：「老奴眾允需有孚也。」送至二重門，瑤階墻口砌，朱戶金釘，門上匾額大書「藍田舊府」四字，亦坐著兩個人：左邊的額闊須長，右邊的腮圓眼細。認得是甘棠、馮市義。又迎送至三重門，一代牆高，雙關戶掩。環響處青裳、丹棘出迎，說：「夫人久等。」耿順隨入，裡邊白玉為欄，珊瑚作柱。兩廊森列，一殿巍峨。上了七層階級，方至簷下。又有性瀾情團引進簾中。耿順亦不及問他們來歷，見殿內珠光輝耀，翠影繽紛，兩旁無數侍女，中間坐著一位夫人，不過二十餘歲，仙容宛爾，神色融然。耿順一時不知所措，只聽得夫人道：「順哥年未七十，便蒼老如此！」耿順茫無以應。夫人背後轉過一人，說：「子不識母，真千古恨事。今幸一見，還不下拜！」耿順看時，卻是田夫人。因說道：「母親原來在此，兒不得見者十五年矣！」田夫人道：「十五年不見者，汝之假母。六十四年未見者，乃汝之真母也。此正坐者即是真母。」耿順仔細端詳，果然與小樓上被燒的小像及諸人平日所說不差分毫，不覺屈拜倒，滿面淚流。

夫人亦歎道：「汝從前事體，我已盡知。此後遭逢，不須預講，好尋退步可也。」於是賜坐，耿順便坐在田夫人之下。因告小樓被焚，先人寶物俱遭回祿，實為大罪。夫人道：「人且不能長享其春秋，物又何能恒留於宇宙？理數如斯，於汝何罪！」耿順又問：「如何不見大娘、三娘、四娘、五娘？」夫人道：「你不見這是藍田舊府？他四人各有住處。田夫人原係此府之佐，故亦在此。因你思念過切，我故令童養正引你。你要反本窮源，須尋自家本來面目。功不可居，名不可久。汝從我言，雖滄海重新，桑田再變，亦可無恙也。」言畢，命宿秀、彩菽賜與酒果。耿順見兩人俱是少年女子，因問兩人如何此等模樣？夫人道：「此正本來面目也。」又命丹棘、青裳、性瀾、情團捧大鏡與耿順照看，耿順見四個人也變了少年女子，而田夫人亦變作二十上下之人，又看鏡內自己，眉清目秀，面白唇丹，飄然一妙齡男子，乃私心自喜，「有此年貌，何功不可就，何名不可成哉！」思未竟，夫人含怒道：「小子無知，又生妄念耶！如此勞於心焦於思，安有豐於面盎於背之理？」遽命左右送出，耿順欲留不得。仍是性瀾、情團、丹棘、青裳、甘棠、馮市義、眾允、需有孚，一層層送出。出得府門，卻迷了前邊路徑。見一道士、皓素鬚眉，昂臧身體，手執塵尾自稱：「養正伴送主公。」走到前來的深水去處，卻不見了長橋。道士將塵尾一擲，化成一條鼈背，耿順縱步上橋，回頭不見了道士。那橋兩頭一卷，把自己托在九天雲上。下視萬頃波濤，淼無涯際，虛飄飄立腳不住，從上墜將下來。耳內只聽得風水之聲，三魂七魄早從耳竅內飛出。自分必死，誰知落在平地。心頭亂跳，冷汗滿身，睜眼看時，見一燈照耀，半榻清虛，兀自臥在呂公祠內。

聽了聽夜風轉大，遠水尤喧，梆柝分明，還是三更天氣。暗自驚訝：「當日盧生一夢，黃梁未熟，今日我這一夢，尚是三更。呂公真有靈，養正真異人也！」半夜無眠，次日先寫了一道致仕本章，令人遞送進京，囑托知縣，將童道士埋在呂公祠之後，第三日方離了邯鄲。比及耿順緩緩進得京城，朝廷已因他年老多病，且又宣力有年，曾經立功闖外，准其休致。所遺泗國公爵，令耿佶襲替。耿順休致後，不理人事。平時故吏將佐，一概謝絕。

隱居西山，雖耿佶亦不知其定在。有時騎一小驢，隨二奚童宿霧眠雲，亦不知其定向。西山內招提別業，大半俱是中官休沐之場，亦不知有泗國公在內。過了弘治正德兩朝，至嘉靖八年，九十九歲而卒。後人看到此間，皆以為夢卿節孝之報，又皆以為夢卿之心至此可平矣。不知人生貴賤修短，本自然之數。古今來強似過夢卿，比夢卿賤而且短者，不知多少。古今來不及耿順，比耿順修而且貴者又不知多少。氣運造化誰為之主？處治斯人至於如此者，恐天地亦不自知也。然則人本無也，忽然而有。既有矣，忽然而無論其世，不過忽然而一大賬簿。誦其詩，讀其書，令人為之泣，令人為之歌者，亦皆忽然而事也。

嗚呼！兩間內乘堅策肥者若而人。鳩形朽腹者若而人，粉白黛綠者若而人，錐髻赤足者若而人，誦詩讀書者若而人，販南貨北者若而人，總皆梨園中人，彈詞中人，夢幻中人也。豈獨林哉，蘭哉，香哉！世間不乏林蘭香之人，亦不乏林蘭香之事。